

興建八田與一紀念館是修補台日關係的樞紐

(八田與一系列報導 1)

許光輝

台日關係對我政府而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雖然台灣與日本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一直視日本和美國同等重要，是對外關係的兩大支柱之一。一九七二年九月台日斷交後，基於維持雙方非官方的實務互動關係，同年十二月，台灣成立亞東關係協會，日本則成立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作為雙方交流的窗口。台灣在日本東京設立駐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陸續再開設大阪、橫濱、福岡、那霸等四個分部。交流協會則在台北、高雄設兩個事務所。回顧斷交三十五年來，台日的雙向人員來往從十八萬人提升到二〇〇七年的二百四十萬人；貿易總金額亦由十五億美元快速增長到二〇〇七年的六百一十九億美元。

雖然台日關係發展受阻於共產政權的北京政府干擾因素，難以建立除民間、經濟範疇外的實質關係；但是經由貿易蓬勃發展與人員交流厚實基礎，日本政府開始重視與台灣的交流互訪。二〇〇二年與二〇〇三年，兩度公開表示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其後包括前任首相森喜朗等重要政治人物的訪台，與主動放寬官員訪台限制、締結姊妹市、國人赴日免簽證等一連串措施，證明台日經濟交流已轉型成民間外交活動，及擴大形成台日經濟關係中的政治色彩。

此一得之不易的成果，本來應隨著政府交接輪替後，繼續維繫良好的互動關係。

然而伴隨著爆發聯合號海釣船在釣魚台列島海域被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防艦撞沉事件，穩健發展的台日關係，突然由雲端跌入驚濤駭浪漩渦中。加上國內政治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及新政府數次態度表達凌亂反覆下，各界均對新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表示憂心，特別是義和團式的「不惜開戰」說法，真令人捏一把冷汗。另藍綠惡鬥與無限上綱的民族主義，不但抹煞兩國間的友誼進展，更模糊美日安保體制對我國之重要性。對台灣而言，國家的安全與生存危機感，相較於臨近諸國顯得迫切，美日安保體制與我國有準同盟關係，是不爭的事實。「維持現狀」就是為了生存，「聯日抗中」與「聯中抗日」皆非上策，唯有同時增進中國大陸與日本的友好互動關係，方是台灣的至上利益。

暴虎馮河式的升高緊張局勢，不僅解決不了領土糾紛，對日關係、亞太局勢、國家利益等如一併陪葬，政府領導人可曾深思問題的嚴重性否？此次聯合號事件發生後，雖有幸日本依循台灣政府的要求，做出正式道歉與協商賠償事宜。但日本媒體與社會各界也開始公開質疑馬總統是否有反日情結，例如：六月十八號的「讀賣新聞」社論從台灣政府表示「不惜一戰」到召回駐日代表至派遣數艘巡邏

艇進入釣魚台列島十二海哩等做法，是否在煽動反日情緒？大幅放寬對中國大陸的政經交流限制的同時，是否亦將率領台灣由「親日」友好盟邦帶往「反日」抗衡敵國？

筆者與嫻熟日本外交的專家們交換意見中，他們均表示此次事件只能說是「贏了面子，輸了裡子」。相對於日本因巡防艇撞沉聯合號而公開道歉及表達賠償意願態度之餘，反觀聯合號違反我國海釣法令相關規定卻無機關敢深究其責，是否為推諉責任的表現；另外決策單位缺乏統合機制導致忽冷忽熱地荒誕演出，對台灣國際形象與台日關係造成的傷害，更不是短期能夠弭平。亦即有識之士莫不因聯合號事件引發的國際糾紛而憂心忡忡台日關係何去何從？更期望政府能以長期眼光策劃台日未來友好的展望，化危機為轉機，重拾與日本的友誼關係。

雖然有諸多學者與專家建言政府應從高層熱線的建立、漁業談判、避免情緒性發言等方式著手，但是彼此信賴關係的重新建立，並非一朝一夕即可促成。筆者認為唯有傳承八田與一的愛台精神，台日關係友好關係才能擺脫過去不愉快的陰影，再創交流巔峰。回顧馬總統於今年五月八日的八田與一追思會上，於烏山頭水庫曾明確致辭表示：「八田與一先生是愛台灣的外國人，希望台灣與日本在既有基礎上，發展更友好的關係。」足證馬總統深知台日友好關係，戰前已由八田與一對嘉南地區的卓越貢獻而奠定根基。朝野如能拋棄己見，共同發揚光大八田與一的愛台精神，不就是台日友好關係的磐石嗎？現台日關係正值釣魚台紛爭而陷入低潮之際，在緬懷這位出生於日本，卻將一生犧牲奉獻於台灣的偉大先驅者，進而推動興建八田與一紀念館。相信必能藉由紀念館的矗立，化解聯合號事件造成的裂痕，兩國昔日的友好關係必能快速恢復，再創新猷。